

從態度層面談教師批判思考

陳正昌

教師的任務有許多種，其中筆者認為最重要的是思想的傳遞與啟發。思想可以是思考的結果，如：知識、價值或觀念；也可以是思考的過程、策略與方法。另一方面，思考是現代的認知心理學研究的重要主題，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標。我國國民小學即將「啟迪主動學習、思考、創造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列為教育目標之一。

思考的涵義包含甚廣，其中批判思考是許多學者關心的焦點，更是當前臺灣社會所亟需的特質。許多人認為目前的教育制度培養出只會唸死書，但是不會思考的學生，或是「會走路的書櫃」，甚至是「戴著眼鏡的書櫃」，主要也是針對目前的教育過於忽視學生批判思考之培育而生的感慨。

學校領導的研究經常顯示：有怎樣的校長就有怎樣的學校。同樣地，班級層面的研究也常會得到「有怎樣的老師就會有怎樣的學生」的結論。但是，國內一些以教師或師範生為對象的研究(毛連塢、陳麗華、劉燦樑，民 80；吳靜吉、鄭英耀、王文中，民 81；楊淑絹，民 86；鄭英耀，民 81)均顯示：小學教師、教育學分班學生、師範學院學生，在華格批判思考量表 Zm 式(Watson-Glaser Critical Thinking Appraisal, Form Zm, 簡稱 WGCTA-Zm)及康乃爾批判思考測驗 Z 級(Cornell Critical Thinking Test, Level Z, 簡稱 CCT-Z)的得分均比非師範校院大學生低。且教學年資愈多，其得分愈低。此外，陳蜜桃(民 82)也曾以高師大學生為對象使用 CCT-Z 進行研究。經筆者重新加以計算，其研究中之 475 名高師大學生的得分(M=20.38, SD=4.21)與毛連塢等人(民 80)研究中之 1462 名非師範校院大學生的得分(M=20.4, SD=4.08)，無顯著差異。但高師大 187 名男生的得分(M=19.78, SD=3.75)明顯低於非師範校院大學生(t=1.974, p<.05)。由於前述幾個研究之抽樣仍有偏頗，因此研究結果之推論仍須小心為之，不過至少顯示：目前我國師範校院的在學生及畢業生，其批判思考能力並未高於非師範校院學生，甚至有可能更低。陳蜜桃的研究也發現：經過批判思考策略教學的師範生，其批判思考與教育心理學成績比控制組高。如果將為或已為人師者，其批判思考能力可能低於相同教育程度的國民，那麼未來他們教出來的學生，在批判思考方面，就極有可能發生問題。

Norris 及 Ennis 認為批判思考是一種針對決定何者可信與何者應為的合理與反省的思考(引自鄭英耀，民 81，頁 22)。其內涵可包含意向或態度、能力，及知識三個成分。誠然，能力、技巧，或知識均是批判思考的重要基礎，但是如果一個人不具有批判思考的意向或態度，則很難將批判思考轉化為行為表現出來，亦即無法完成為所當為的堅持。個人一直以為大學生最重要的學習目標有兩個：開闊寬廣的胸襟及樂於求知的精神，本文主要亦想從這兩個與態度有關層面來看教師與準教師的批判思考。

個人以為：唯有具有開闊寬廣的胸襟，才是真正的知識份子。而真正的良師，也應該是個知識份子。有人以「如沐春風」來形容在和藹的老師教導下的感覺，我想這樣的老師一定具有開闊寬廣的胸襟。一個人如果具有開闊寬廣的胸襟，則表現在外的特質應有以下五項：

1. 對人的尊重及體恤。現代人普遍的問題是「將自己看得太重，而把別人看得太輕」。

張載說：「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佛教也說：「無緣大慈、同體大悲」。而且大多數的諮商學派，都是將其基礎建立在對來談者無條件的接納與尊重上。如果教師能夠對學生充分尊重，便能以平等的態度對待學生，也就不會發生「我尊你卑」，或是將學生罵得一無是處，自尊心完全喪失的情形。在面臨學生的「批判」時，也不至於興起「你是不是存心和我作對」的念頭。如果我們的學生也學會了對人的尊重，他們就不會在看人不順眼、被「瞄一眼」，或一言不合時就拿出刀子亂砍；或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坐在公車上，對身旁的不便者視若無睹。

2. 對他人意見的尊重。唐太宗能夠察納魏徵的諫言，傳為千古美談，可見上位者能夠尊重屬下不同意見(異見)極不容易。幾前年有個口香糖的廣告以「我有話要說」為賣點，曾經造成一陣旋風。在畸形發展的升學制度下，現代的年輕人有許多話想說，但是卻很少有機會說，甚至說了會有麻煩。有位老師曾對學生說過類似：「除了我以外，不可以向其他老師請教問題」、「除了我的解法以外，其他的算法都不對」這樣的話，如果他的學生與他有不同的看法，可以想見其「下場」是很可慮的。身為教師者應有「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尊重你不同的見解」(有時候甚至還要鼓勵學生有不同的見解)的涵養，否則怎麼可能奢望學生會有批判思考的態度與能力。同樣地，如果校長只想聽與自己想法相同的意見，我們又怎能期求老師會有更高明的見解產生。幾年前一位師院校長出了「是誰不說真話，專揀悅耳之言說」的上聯要屬下對，我想下聯應是「因你不聽直言，只挑順耳之語聽」。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種想法，何來批判思考的必要？如果不鼓勵思考的批判，何來批判的思考？
3. 以理服人。目前國人普遍有以權服人或是以拳服人等非「理」性的傾向。批判思考既是種合「理」的思考，因此應建立在講「理」、以「理」服人的基礎上。我國的教育向來就不鼓勵以理服人，有時候堅持講理，反而會被視為詭辯，或是巧言令色。孔門四科中雖有言語一科，但地位並不如德行一科。宰我雖也列入言語科的「傑出人才」，但是實際上孔子並不是很讚賞他，有一次宰我提到放著其他事不做而守三年父喪，時間太長了，孔子反問他：「你安心嗎？」宰我說他心安，孔子雖然表面上說：「汝安，則為之！」但是私下卻認為宰我不孝。事實上，以今日的標準來看，宰我的說法反而比較合情理，也比較具有批判性的思考，孔子不思以理服人反而訓了學生一頓，這是反教育的作法。軍中的要求常是「是、不是、沒理由」，如果教育也是如此，那與訓練有何差異？現代的老師應謹記上述的例子，避免以教師的權威壓抑學生的想法。事實上，連「尊師重道」都是值得批判的：是不是所有的老師都值得尊敬？怎樣的老師才值得尊敬？而怎樣才稱得上是「道」？「道」是不是唯一？所以我認為教師的地位是贏得的，而不是賦予的。一位允許學生有合理質疑的機會，並願意以理說服學生，甚至鼓勵學生尋求合理解釋的老師，才是一位真正值得尊敬的老師。
4. 容許不確定性並延緩判斷。在進行判斷前，本來就需要有不同的資訊，此時也會存有不確定性。如果資訊及證據充份，就應及時作判斷，或是改變原有的判斷；但是如果資訊及證據不足，則應延緩判斷，或不作判斷。以教室中常見學生私下講話或打瞌睡的情形為例，一般老師如果遇到這類情況，直覺的反應大概都是學生不專心、不認真。但是如果深入了解(也就是多蒐集一些資訊)，說不定會發現學生正在熱烈

討論剛才上課的內容，或是學生身體不舒服。我的一位學生在集中實習時教到「偉」字的筆順，他說偉字有 12 劃，小朋友指正他只有 11 劃，他馬上說學生錯了。但是事實上是他錯了(因為口字下只有 3 劃)。這種明顯的錯誤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但是有更多的錯誤可能是觀念的、價值的，那就不是一眼可以看出的。所以當學生對老師有思想上的挑戰時，千萬不要一口咬定學生錯了，如果能夠容許不確定性並延緩判斷，說不定過一段時間老師的說法反而是比較站不住腳的。「死不認錯」是許多老師的通病，如果有證據顯示自己錯了，勇敢認錯實是教師應有的態度。承認自己錯誤還有改錯的機會，但是如果不認錯反而一味地指責別人錯誤，那就錯得更離譜了。

5. 尊重他人理性的判斷與決定。民主的可貴在於經由理性的判斷而做決定，及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的態度。與老師(大人)相比，學生(小孩)的經驗可能比較欠缺，見聞也比較不足，所下的決定也可能較不經深思熟慮。但這並不意味老師(大人)可以永遠越俎代庖為學生(小孩)做決定。前些時候，一些年滿二十歲的年輕人集體在中台禪寺落髮出家，引起社會各界議論紛紛，而他們的家長跪地哀求、五花大綁抬人的畫面也令人怵目驚心。有許多人指責這些年輕人不知體諒家人苦心；卻很少人深思：如果這些已是成人的「年輕人」都已經過理性的判斷，也願意為自己的決定負責，那麼其他人(甚至家人)的干預是否合理？孩子(學生)遲早是要長大的，大人(老師)能做的只是培養他們批判思考的能力，並要求他們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的態度。如果我們不這樣教導孩子，我們怎麼可能奢望會有理性而負責的下一代？日前，一所大學教育系的碩博士班，一改以往由研究生自行尋找指導教授及自訂論文題目(有時候是與指導教授討論而來)的慣例，要求學生在提出畢業論文前要先與導師(生活導師非學術導師)商談，以確定最後題目，其後再提出五位建議指導教授名單，然後由系方決定最後的指導教授。如果學校單位連研究生的判斷能力都懷疑，那麼我很擔心大學階段以下學生所做的決定會受到多少老師或學校的尊重。

在樂於求知的精神方面，可分成兩個層次：一是樂在求知，二是敏於求知。前者是指發現求知的樂趣；而後者則是具有求知的能力。

在樂在求知方面，我國目前的教育非但沒有讓學生發現求知的樂趣，反而使學生覺得求知是件苦事。當前「由你玩四年」的大學「文化」顯示的正是學生沒有主動求知的興趣。我曾在課堂詢問學生，他們覺得自己就讀的師範學院中的大學生具有怎樣的特質及次級文化？學生費神想了很久，大多數的答案是「會玩」、「社團活動多」、「談戀愛」，甚至「不認真」。我接著問：如果玩是大學生的「文化」，那麼大家是不是有玩出一些名堂出來呢？大多數的反應都是默然。其實，求知也可以是件好玩的事。有時候用玩的心情來求知，可能比用正經八百的態度要來得好些。有個中學生因為發射自製的火箭而被警察逮捕，如果大家換個角度來想，能夠自行研究而將火箭發射升空，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有多少個「臺灣飛彈之父」、「臺灣××之父」說不定就在我們的教育(社會)制度之下被埋沒了。

學生在學校中既沒有發現求知的樂趣，出了學校要想繼續求知那就更難了。我曾經教過一位國小老師，他自己承認從師專畢業十多年，幾乎不曾看過書報雜誌，所以回到大學的第一個星期根本看不下書。根據調查，約有 80% 的國小教師有意進修，但是真正到師院(大進修的比例應不到此數。且從反面來看，那 20% 左右的教師怎麼辦？我以前在國小的一些

同事經常說：「除非教育部下令，否則我們不到師院進修。」新的教師法已明文規定教師定期進修，難怪教育部吳京部長希望規劃進修課程，讓所有的老師「換腦袋」。如果我們的老師都不能真正具有求知的樂趣，怎麼可能奢望學生會樂於求知呢？林語堂只要他的女兒林太乙讀完中學就好，因為他認為在大學裡學不到什麼，到社會上可以讀更多的書。假使我們的教育制度真是如此，那麼的確是件悲哀的事。

由樂在求知擴而大之，應是謙而求知，也就是在知識之前應保持謙虛的態度。孔子曾說：「後生可畏」，因為他們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知識也是如此，誰也不敢保證今天的「定理」、「真理」，明天會不會被推翻。如果能夠認清「現在的知識只是目前為止比較能合理解釋既存現象之理論」的事實，我們就會比較謙虛些，也就能有繼續求知的動力。有句話說：「當你看完一本書，你以為自己什麼都懂了；當你看完兩本書，你發現自己開始迷糊了(因為兩本書的說法不同)；當你看了更多的書，你學會了謙虛。」中小學教師與學生間的知識差距較大，即使一段時間不進修也不會顯得有所不足，所以更應該有謙而求知的精神。

至於敏於求知方面，這更是當前教育的問題。雖然目前對於批判思考能力究竟是普通能力或是特殊能力仍有不同的見解(見 McPeck, 1990)；但是透過不同的培育方案，可以增進批判思考的能力，則有許多研究支持。雖有研究(毛連塏等人，民 80；鄭英耀，民 81)得到「曾修習邏輯或理則學的學生其批判思考測驗的得分較高」的結果。但是大體言之，當前學校內許多課程都可以增進批判思考能力。數學及自然學科如果能夠真正落實，國民教育階段實應足以培養學生具備觀察、歸納、演繹的能力；如果老師能夠常讓學生有表達的機會，相信學生也會具有一定程度的陳述、討論、說理等能力。可惜的是，多數高中階段以下的教師，限於聯考的命題方式，一直未能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態度，因此有次高職聯考時有這樣一題：兩個和尚故事中的窮和尚憑著()到達南海？其「標準答案」竟是「一鉢一杖」，而不是「毅力」、「決心」，或是「走路」。而不做實驗，光背「硫酸銅溶液是什麼顏色？」或「三民主義是()主義？」之類题目的教學方式也是屢見不鮮。甚至 85 年學士後國小師資教育學分班國文科還出了「下列四詞中，那一個『子』的調值最高？(A)包子 (B)橘子 (C)餃子 (D)票子。」這類連中文系畢業生都不一定了解的題目(詳見天下雜誌 1996 年特刊)。因為我們要的只是唯有先進補習班才能考上教育學分班的準老師，無怪乎我們只教出一些整日背誦一些「標準答案」，而遇到同學中暑便手足無措的中小學生了(龍應台甚至寫了一篇「幼稚園大學生」)。

教育不是訓練，更不應是灌輸。我常對學生說：「完全相信我的話，與完全否定我的話，是同樣危險的。」其主要用意就是鼓勵學生有批判的態度，適度對我的話(甚至任何人的話)提出合理的質疑。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堅持「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因此有許多哲學論點與其師柏拉圖(Plato)迥然不同，但也因此能夠與蘇格拉底(Socrates)同列希臘三哲人。如果亞里斯多德只是將柏拉圖上課的「講義」全部背起來，相信他永遠都只會是「柏拉圖第二」，而不會是「亞里斯多德第一」。希望我們的老師也不要只以教出一群八哥、九官或鸚鵡而自滿。

如果教師只會講演法，那麼他會認為學生都是最好的聽眾。最近我帶了一班師院大四的學生到市區旁的一所國小進行兩週的集中實習，我常會要他們多讓小朋友有發言及討論的機會，但是得到的反應通常都是「這裡的學生沒有這樣的能力」。我對此反應的回答是：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這樣能力，所以才要及早培養。如果你們不教，他們就永遠沒有這樣的能力。」學生的批判思考也是如此，老師沒有批判思考的能力頂多無法指導他們而已，但是如果老師連批判的態度都沒有了，那麼就不要指望我們的學生會有批判思考的態度與能力。這也是本篇文章最重要的旨意。

【文刊：教育研究，民 86】